

如你们“相调同工”所建议的，我们在歌珊地方（印地安那州）的圣徒，仔细地阅读了你们对朱韬枢弟兄的警告信函，并详细地审察了你们对他的控诉之后，我们决定以一个地方召会的立场来公开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当你们开始宣布并实施对朱弟兄孤立封锁和隔离时，你们也是用如此的方式来表明你们的立场。

首先，让我们说明歌珊召会和朱弟兄的渊源。本召会源始於只有四个家庭的小型聚会。聚会地点原是在马可乔丹弟兄雪玉姊妹家中。朱弟兄知道后，乃于一九八三年亲自造访，围著乔丹家的餐桌，他为我们主持了一个只有十二个圣徒的聚会。朱弟兄亲楚的看到我们这个召会的价值与义意，并鼓励我们继续不断的在主里向前。之后，圣徒在信仰和人数上逐渐增长，并陆续参加各种特会。其中不少特会朱弟兄是主讲员。他话语的供应是我们生命和亮光的重要来源之一。许多年来，朱弟兄尤其关切我们小召会的成长，并时常邀请弟兄参加为服事弟兄而准备的聚集。朱弟兄直接与这里的弟兄交通关切属灵的成长。他总是鼓励我们要与李常受弟兄的职事合一。随著召会的成长，众圣徒逐渐认知朱弟兄的运作在我们当中乃是使徒和牧者。

你们可以看见，朱弟兄是我们在生命里认识的弟兄。但我们却无法对你们自称为“相调同工”的弟兄们有如此的认识。这么多年来虽然我们曾屡次参加有“相调同工”在场的训练和特会，也曾多次在灵里与财务上赞助由南加州众召会主办的活动，但在这次警告信函中签署，并未在之前“相调同工”的答覆信函中出现的弟兄中，除了一两位之外，却没有一位能叫出这里任何圣徒的名字。

既有如此不同的背景，显然的让我们难以接受由我们所不熟识的弟兄在警告信函中提出来对朱弟兄负面的言论。但我们仍然在一次弟兄聚会中仔细的详读了“相调同工”的指责（一些圣徒是在家中自读）。我们如此做的目的，乃是要让我们不要受到主观上的感觉来干扰从主来的带领。我们的回答乃是一致的：这些指控根本是没有根据，是不公正，其动机也是值得怀疑的。在指责信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对朱弟兄个人的人格有任何的控诉，也没有声称朱弟兄的言论有任何的异端邪说。我们只读到信函中指责朱弟兄在召会中制造分裂混乱：这是我们完全不同意的。朱弟兄没有制造分裂混乱。相反的，朱弟兄一直持守著相同的立场：就是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以神的话和真理为基础，为建造召会而努力。

我们不愿针对你们每一点的指控来反驳，因为事实已经很清楚，我们乃是在生命里认识朱弟兄的。但是有一个极重要的争议，比须讲清楚的，那就是关于一个出版的政策。这是与圣经的教训极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不能赞同。举例来说，路加福音一章一至四节说：

提阿非罗大人哪，因为有好些人已经著手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完全成就的事，是照那些从起初亲眼看见，又将这道供应我们的人，所交付我们的；这一切的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确考察了，就认为也该按著次序写给你，使你深知所教导你的事，都是确实的。

这里路加明确的说道，他要以他自己所认识的基督来写自己的见证，不需其他(除神之外)在上位的指示，更不需要经过出版审核。因为路加自己说“这一切的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确考察了，就认为也该按著次序写给你“这是圣经的方式和准则：让那些有负担的，根据神的带领来写。不需经过出版审核，没有言论审查，没有解释权的控制。保罗在林后一章二十四节也清楚的说道：“我们并不是作主管辖你们的信心，乃是与你们同工，使你们喜乐，因为你们是凭信而立。”

所以我们的结论如下：我们在歌珊的召会，公开的宣布，我们将继续热切的接受朱韬枢弟兄，并继续散播他的工作。我们拒绝你们孤立封锁和隔离朱弟兄的行动。同时并请不要再传递类似的言论和主张给我们，也不要再用此骚扰地方召会的圣徒，以免对召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最后我们想让你们知道这封信的动机和结论，完全是出自于在歌珊地方圣徒自己的意见，完全没有受到外来人为的指引。